

JIATING
CANGSHUJIN
家庭藏书集锦

水浒传

(明)施耐庵

家庭藏书集锦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第八十回

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

话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，帅府坐地，唤过王焕等众节度商议，传令将各路军马，拨寨收入城中；教见在节度使；俱各全副披挂，伏于城内；各寨军士，尽数准备，摆列于城中；城上俱各不竖旌旗，只于北门上立黄旗一面，上书“天诏”二字。高俅与天使众官，都在城上，只等宋江到来。

当日梁山泊中，先差没羽箭张清，将带五百哨马，到济州城边，周回转了一遭，望北去了。须臾，神行太保戴宗，步行来探了一遭。人报与高太尉，亲自临月城上，女墙边。左右从者百余人，大张麾盖，前设香案。遥望北边，宋江军马到来。前面金鼓五方旌旗，众头领簸箕掌，栲栳圈，雁翅一般摆列将来。当先为首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，在马上欠身，与高大尉声喏。高太尉见了，使人在城上叫道：“如今朝廷赦你们罪犯，特来招安，如何披甲前来？”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复道：“我等大小人员，未蒙恩泽，不知诏意若何，未敢去其介冑。望太尉周全，可尽唤在城百姓耆老，一同听诏，那时承恩卸甲。”高太尉出令，教唤在城耆老百姓，尽都上城听诏。无移时纷纷滚滚，尽皆到了。宋江等在城下，看见城上百姓老幼摆满，方才勒马向前。鸣鼓一通，众将下马。鸣鼓二通，众将步行到城边。背后小校牵着战马，离城一箭之地，齐齐地伺候着。鸣鼓三通，众将在城下拱手，共听城上开读诏书。那天使读道：

“制曰：人之本心，本无二端。国之恒道，俱是一理。作善则为良民，造恶则为逆党。为恶党者，此非正命，深可悯焉。



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，不蒙善化，未复良心。今差天使颁降诏书，除宋江、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，并与赦免。其为首者，诣京谢恩；协随助者，各归乡间。毋违朕意，以负汝怀。呜呼，速沾雨露，以就去邪归正之心；毋犯雷霆，当效革故鼎新之意。故兹诏示，想宜悉知。

宣和 年 月 日。”

当时军师吴用正听读到“除宋江”三字，便目视花荣道：“将军听得么？”却才读罢诏书，花荣大叫：“既不赦我哥哥，我等投降则甚！”搭上箭，拽满弓，望着那个开诏使臣道：“看花荣神箭！”一箭射中面门。众人急救。城下众好汉一齐叫声：“反！”乱箭望城上射来。高太尉回避不迭。四门突出军马来。宋江军中，一声鼓响，一齐上马便走。城中官军追赶，约有五六里回来。只听得后军炮响，东有李逵引步军杀来，西有扈三娘引马军杀来，两路军兵，一齐合到。城内官军只怕有埋伏，都急退时，宋江全伙却回身卷杀将来，三面夹攻。城中军马大乱，急急奔回，杀死者多。宋江收军，不教追赶，自回梁山泊去了。

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写表，申奏朝廷，称说宋江贼寇射死天使，不伏招安。外写密书，送与蔡太师、童枢密、杨太尉，烦为商议，教太师奏过天子，沿途接应粮草，星夜发兵前来，并力剿捕群贼。

却说蔡太师收得高太尉密书，径自入朝奏知天子。天子闻奏，龙颜不悦，云：“此寇数辱朝廷，累犯大逆！”随次降敕，教诸路各助军马，并听高太尉调遣。杨太尉已知节次失利，再于御营司选拔二将。就于龙猛、虎翼、捧日、忠义四营内，各选精兵五百，共计二千，跟随两个上将，去助高太尉杀贼。

这两员将军是谁？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，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，护驾将军丘岳。一个是八十万禁军副教头，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，车骑将军周昂。这两个将军，累建奇功，名闻海外，深通武艺，威镇京师。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。当时杨太尉点定二将，



限目下起身。来辞蔡太师。蔡京分付道：“小心在意，早建大功，必当重用。”二将辞谢了，去四营内一个个选拣长身体健，腰细膀阔，山东、河北，能登山，惯赴水，那一等精锐军汉，拨与二将，这丘岳、周昂辞了众省院官，去辞杨太尉，禀说明日出城。杨太尉各赐与二将五匹好马，以为战阵之用。就教披挂，列布出城，教东京百姓看这队军马。二人谢了太尉，各自回营，收拾起身。

次日，军兵拴束了行程，都在御营司前伺候。丘岳、周昂二将。分做四队。龙猛、虎翼二营一千军，有二千余骑军马，丘岳总领。捧日、忠义二营一千军，也有二千余骑军马，周昂总领。又有一千步军，分与二将随从。丘岳、周昂到辰牌时分，摆列出城。杨太尉亲自在城门上看军。且休说小校威雄，亲随勇猛，去那两面绣旗下，一丛战马之中，簇拥着护驾将军丘岳，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戴一顶缨撒火，锦兜鍪，双凤翅照天盔；披一副绿绒穿，红锦套，嵌连环锁子甲；穿一领翠沿边，珠络缝，荔枝红，圈金绣戏狮袍；系一条衬金叶，玉玲珑，双獭尾，红鞢钉盘螭带；着一双簇金线，海驴皮，胡桃纹，抹绿色云根靴；弯一张紫檀靶，泥金梢，龙角面，虎筋弦宝雕弓；悬一壶紫竹杆，朱红扣，凤尾翎，狼牙金点钢箭；挂一口七星装，沙鱼鞘，赛龙泉，欺巨阙霜锋剑；横一把撒朱缨，水磨杆，龙吞头，偃月样三停刀；骑一匹快登山，能跳涧，背金鞍，摇玉勒胭脂马。

那丘岳坐在马上，昂昂奇伟，领着左队人马。东京百姓看了，无不喝采。随后便是右队捧日、忠义两营军马，端的整齐，去那两面绣旗下，一丛战马之中，簇拥着车骑将军周昂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戴一顶吞龙头，撒青缨，珠闪烁烂银盔；披一副损枪尖，坏箭头，衬香绵熟钢甲；穿一领绣牡丹，飞双凤，圈金线绛红袍；系一条称狼腰，宜虎体，嵌七宝麒麟带；着一双起三尖，海兽皮，倒云根虎尾靴；弯一张雀画面，龙角靶，紫棕绣六钩弓；攢



一壶皂雕翎，铁梨杆，透唐猊凿子箭；使一柄欺袁达，赛石丙，劈开山金蘸斧；骑一匹负千斤，高八尺，能冲阵火龙驹；悬一条筒银杆，四方棱，赛金光劈楞筒；好似南天六丁将，浑如西岳巨灵神。

这周昂坐在马上，停停威猛，领着右队人马，来到城边。与丘岳下马来，拜辞杨太尉，作别众官，离了东京，取路望济州进发。

且说高太尉在济州和闻参谋商议，比及添拨得军马到来，先使人去近处山上，砍伐木植大树，附近州县，拘刷造船匠人，就济州城外搭起船场，打造战船。一面出榜招募敢勇水手军士。

济州城中客店内，歇着一个客人，姓叶名春，原是泗州人氏，善会造船。因来山东，路经梁山泊过，被他那里小伙头目劫了本钱，流落在济州，不能够回乡。知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，征进梁山泊，以图取胜，将纸画成船样，来见高太尉。拜罢，禀道：“前者恩相以船征进，为何不能取胜？盖因船只皆是各处拘刷将来的，使风摇橹，俱不得法。更兼船小底尖，难以用武。叶春今献一计，若要收伏此寇，必须先造大船数百只。最大者名为大海鳅船，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，船中可容数百人。每车用十二个人踏动，外用竹笆遮护，可避箭矢。船面上竖立弩楼，另造划车，摆布放于上，如要进发，垛楼上一声梆子响，二十四部水车，一齐用力踏动，其船如飞，他将何等船只可以拦当？若是遇着敌军，船面上伏弩齐发，他将何物可以遮护？其第二等船，名为小海鳅船，两边只用十二部水车，船中可容百十人。前面后尾，都钉长钉。两边亦立弩楼，仍设遮洋笆片。这船却行梁山泊小港，当住这厮私路伏兵。若依此计，梁山之寇，指日唾手可平。”高太尉听说，看了图样，心中大喜。便叫取酒食衣服，赏了叶春。就着他监造战船都作头。连日晓夜催并，砍伐木植，限日定时，要到济州交纳。各路府州县，均派合用造船物料。如若违限二日，笞四十。每三日加一等。若违限五日外者，定依军令处斩。各处逼迫，守令催督。百姓亡者数多，万民嗟怨。有



诗为证：

井蛙小见岂知天，可慨高俅听谗言。

毕竟鳊船难取胜，伤财劳众更徒然。

且不说叶春监造海鳊等船。却说各处添拨水军人等，陆续都到济州。高太尉俱各分拨各寨节度使下听调，不在话下。只见门吏报道：“朝廷差遣丘岳、周昂二将到来。”高太尉令众节度使出城迎接。二将到帅府参见了太尉，亲赐酒食，抚慰已毕。一面差人赏军，一面管待二将。二将便请太尉将令，引军出城搦战。高太尉道：“二公且消停数日。待海鳊船完备，那时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一鼓可平贼寇。”丘岳、周昂禀道：“某等觑梁山泊草寇如同儿戏！太尉放心，必然奏凯还京。”高俅道：“二将若果应口，吾当奏知天子前，必当重用。”是日宴散，就帅府前上马，回归本寨。且把军马屯驻听调。

不说高太尉催促造船征进。却说宋江与众头领自从济州城下叫反杀人，奔上梁山泊来，却与吴用等商议道：“两次招安，都伤害了天使，越增的罪恶重了，如何是好？朝廷必然又差军马来讨罪。”便差小喽罗下山，去探事情如何，火急回报。不数日，只见小喽罗探知备细，报上山来。忠义堂上宋江与军师吴用等相论：高俅近日招募一水军，叫叶春为作头，打造大小海鳊船数百只。东京又新遣差两个御前指挥使到来助战。一个姓丘名岳，一个姓周名昂。二将英勇。各路又添拨到许多人马，前来助战。宋江便与吴用计议道：“似此大船，飞游水面，如何破得？”吴用笑道：“有何惧哉！只消得几个水军头领便了。早路上交锋，自有猛将应敌。然虽如此，料这等大船，要造必在数旬间方得成就，目今尚有四五十日光景。先教一两个弟兄，去那造船厂里，先薅恼他一遭，后却和他慢慢地放对。”宋江道：“此言最好。可教鼓上蚤时迁，金毛犬段景住这两个走一遭。”吴用道：“再叫张青、孙新扮作拽树民夫，杂在人丛里，入船厂去。却叫顾大嫂、孙二娘，扮做送饭妇人，和一般的妇人杂将



人去。却教时迁、段景住接应。”前后唤到堂上，听令已了。这两个欢喜无限，分投下山，自去行事。

却说高太尉晓夜催促，督造船只，朝暮捉拿民夫供役。那济州东路上一带，都是船厂，攒造大海鳊船百只，何止匠人数千，纷纷攘攘。那等蛮军，都拔出刀来，唬吓民夫，无分星夜，要攒完备。是日，时迁、段景住先到了厂内。两个商量道：“眼见的孙、张二夫妻，只是去船厂里放火。我和你也去那里，不显我和你高强。我们只伏在这里左右。等他船厂里火发，我便却去城门边伺候。必然有救军出来，乘势闪将入去，就城楼上放起火来。你便却去城西草料场里，也放起把火来，教他两下里救应不迭。教他这场惊吓不小。”两个自暗暗地相约了，身边都藏了引火的药头，各自去寻个安身之处。

却说张青、孙新两个，来到济州城下，看见三五百人拽木头入船厂里去。张、孙二人，杂在人丛里，也去拽木头投厂里去。厂门口约有二百来军汉，各带腰刀，手拿棍棒，打着民夫，尽力拖拽入厂里面交纳。团团一遭，都是排栅，前后搭盖茅草厂屋，有三二百间。张青、孙新入到里面看时，匠人数千，解板的在一处，钉船的在一处，粘船的在一处。匠人民夫，乱滚滚往来，不记其数。这两个径投做饭的笆棚下去躲避。孙二娘、顾大嫂两个，穿了些腌腌臢臢衣服，各提着个饭罐，随着一般送饭的妇人，打哄入去。看看天色渐晚，月色光明。众匠人大半尚兀自在那里挣掙未办的工程。当时近有二更时分，孙新、张青在左边船厂里放火，孙二娘、顾大嫂在右边船厂里放火。两势下火起，草屋焰腾腾地烧起来。船厂内民夫工匠，一齐发喊；拔翻排栅，各自逃生。

高太尉正睡间，忽听得人报道：“船场里火起！”急忙起来，差拨官军出城救应。丘岳、周昂二将，各引本部军兵，出城救火。去不多时，城楼上一把火起。高太尉听了，亲自上马引军上城救火时，又见报道：“西草场内，又一把火起，照耀浑如白日。”丘、周二将引



军去西草场中救护时，只听得鼓声振地，喊杀连天。原来没羽箭张清，引着五百骠骑马军在那里埋伏，看见丘岳、周昂引军来救应，张清便直杀将来，正迎着丘岳、周昂军马。张清大喝：“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”丘岳大怒，拍马舞刀，直取张清。张清手拈长枪来迎。不过三合，拍马便走。丘岳要逞功劳，随后赶来，大喝：“反贼休走！”张清按住长枪，轻轻去锦袋内偷取个石子在手，扭回身躯，看丘岳来得较近，手起喝声道：“着！”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门，翻身落马。周昂见了，便和数个牙将，死命来救丘岳。周昂战住张清，众将救得丘岳上马去了。张清与周昂战不到数合，回马便走。周昂不赶。张清又回来。却见王焕、徐京、杨温、李从吉四路军到。张清手招引了五百骠骑军，竟回旧路去了。这里官军恐有伏兵，不敢去赶，自收军兵回来，且只顾救火。三处火灭，天色已晓。

高太尉教看丘岳中伤如何。原来那一石子正打着面门，唇口里打落了四个牙齿，鼻子嘴唇都打破了。高太尉着令医人治疗。见丘岳重伤，恨梁山泊深入骨髓。一面使人唤叶春分付，教在意造船征进。船厂四围，都教节度使下了寨栅，早晚提备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张青、孙新夫妻四人，俱各欢喜。时迁、段景住两个，都回旧路。六人已自都有部从人马，迎接回梁山泊去了。都到忠义堂上，说放火一事。宋江大喜，设宴特赏六人。自此之后，不时间使人探视。

造船将完，看看冬到。其年天气甚暖，高太尉心中大喜，以为天助。叶春造船已都完办，高太尉催趲水军，都要上船演习本事。大小海鳅等船，陆续下水。城中帅府，招募到四山五岳水手人等，约有一万余人。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学踏车，着一半学放弩箭。不过二十余日，战船演习，已都完足了。叶春请太尉看船。有诗为证：

自古兵机在速攻，锋摧师老岂成功。

高俅卤莽无通变，经岁劳民造战艘。



是日，高俅引领众多节度使军官头目，都来看船。把海鳅船三百余只，分布水面。选十数船只，遍插旌旗，筛锣击鼓。梆子响处，两边水车一齐踏动，端的是风飞电走。高太尉看了，心中大喜。“似此如飞船只，此寇将何拦截！此战必胜！”随取金银段匹，赏赐叶春。其余人匠，各给盘缠，疏放归家。次日，高俅令有司宰乌牛白马，果品猪羊，摆列金银钱纸，致祭水神。排列已了，众将请太尉行香。丘岳疮口已完，恨入骨髓，只要活捉张清报仇。当同周昂与众节度使，一齐都上马，跟随高太尉到船边下马，随侍高俅致祭水神。焚香赞礼已毕，烧化楮帛。众将称贺已了。高俅叫取京师原带来的歌儿舞女，都令上船作乐侍宴。一面教军健车船演习，飞走水面。船上笙箫漫品，歌舞悠扬，游玩终夕不散。当夜就船中宿歇。次日，又设席面饮酌。一连三日筵宴，不肯开船。

忽有人报道：“梁山泊贼人，写一首诗，贴在济州城里土地庙前。有人揭得在此。”写道：

“生擒杨戩与高俅，扫荡中原四百州。

便有海鳅船万只，俱来泊内一齐休！”

高太尉看了诗，大怒，便要起军征剿，“若不杀尽贼寇，誓不回军！”闻参谋谏道：“太尉暂息雷霆之怒。想此狂寇惧怕，特写恶言唬吓，不为大事。消停数日之间，拨定了水陆军马，那时征进未迟。目今深冬，天气和暖，此是天子洪福，元帅虎威也。”高俅听罢甚喜，遂入城中，商议拨军遣将。旱路上便调周昂、王焕同领大军，随行策应。却调项元镇、张开，总领军马一万，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条大路上守住厮杀。原来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，茫茫荡荡，都是芦苇野水。近来只有山前这条大路，却是宋公明方才新筑的，旧不曾有。高太尉教调马军先进，截住这条路口。其余闻参谋、丘岳、徐京、梅展、王文德、杨温、李从吉，长史王瑾，造船人叶春，随行牙将，大小军校，随从人等，都跟高太尉上船征进。闻参谋谏道：“主帅只可监督马军，陆路进发，不可自登水路，亲临险地。”高太尉道：“无伤！



前番二次，皆不得其人，以致失陷了人马，折了许多船只。今番造得若干好船，我若不亲临监督，如何擒捉此寇！今次正要与贼人决一死战。汝不必多言。”闻参谋再不敢开口，只得跟随高太尉上船。高俅拨三十只大海鳅船与先锋丘岳、徐京、梅展管领，拨五十只小海鳅船开路，令杨温同长史王瑾、船匠叶春管领。头船上立两面大红绣旗，上书十四个金字道：“搅海翻江冲白浪，安邦定国灭洪妖。”中军船上，却是高太尉、闻参谋，引着歌儿舞女，自守中军队伍。向那三五十只大海鳅船上，摆开碧油幢、帅字旗、黄钺白旄、朱幡皂盖、中军器械。后面船上，便令王文德、李从吉压阵。此是十一月中时。马军得令先行。水军先锋丘岳、徐京、梅展三个，在头船上，首先进发。飞云卷雾，望梁山泊来。但见海鳅船：

前排箭洞，上列弩楼。冲波如蛟蜃之形，走水似鲲鹏之势。龙鳞密布，左右排二十四部绞车；雁翅齐分，前后列一十八般军器。青布织成皂盖，紫竹制作遮洋。往来冲击似飞梭，展转交锋欺快马。

当下三个先锋，催动船只，把小海鳅分在两边，当住小港，大海鳅船望中进发。众军诸将，正如蟹眼鹤顶，只望前面奔窜，迤迤来到梁山泊深处。宋江、吴用，已知备细，预先布置已定，单等官军船只到来。只见远远地早有一簇船来。每只船上，只有十四五人，身上都有衣甲。当中坐着一个头领。前面三只船上，插着三把白旗，旗上写道：“梁山泊阮氏三雄”。中间阮小二，左边阮小五，右边阮小七。远远地望见明晃晃都是戎装衣甲，却原来尽把金银箔纸糊成的。三个先锋见了，便叫前船上将火炮、火枪、火箭一齐打放。那三阮全然不惧。料着船近，枪箭射得着时，发声喊，都跳下水里去了。丘岳等夺得三只空船。又行不过三里来水面，见三只快船，抢风摇来。头只船上，只有十数个人，都把青黛、黄丹、土硃泥粉抹在身上，头上披着发，口中打着唢哨，飞也似来。两边两只船上，都只五七个人，搽红画绿不等。中央是玉幡竿孟康，左边是出洞蛟



童威，右边是翻江蜃童猛。这里先锋丘岳，又叫打放火器。只见对面发声喊，都弃了船，一齐跳下水里去了。又捉得三只空船。再行不得三里多路，又见水面上三只中等船来，每船上四把橹，八个人摇动，十余个小喽罗打着一面红旗，簇拥着一个头领，坐在船头上，旗上写：“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”。左边这只船上，坐着这个头领，手拏铁枪，打着一面绿旗，上写道：“水军头领船火儿张横”。右边那只船上，立着那个好汉，上面不穿衣服，下腿赤着双脚，腰间插着几个铁凿，手中挽个铜锤，打着一面皂旗，银字，上书：“头领浪里白跳张顺”。乘着船，高声说道：“承谢送船到泊！”三个先锋听了，喝教放箭。弓弩响时，对面三只船上众好汉，都翻筋斗跳下水里去了。此是暮冬天气，官军船上招来的水手军士，那里敢下水去。

正犹豫间，只听得梁山泊顶上，号炮连珠价响。只见四分五落，芦苇丛中钻出千百只小船来，水面如飞蝗一般。每只船上，只三五个人，船舱中竟不知有何物。大海鳅船要撞时，又撞不得。水车正要踏动时，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车辐板，竟踏不动。弩楼上放箭时，小船上人一个个自顶片板遮护。看看逼将拢来，一个把挠钩搭住了舵，一个把板刀便砍那踏车的军士，早有五六十个扒上先锋船来。官军急要退时，后面又塞定了，急切退不得。前船正混战间，后船又大叫起来。高太尉和闻参谋在中军船上，听得大乱，急要上岸。只听得芦苇中金鼓大振，舱内军士一齐喊道：“船底漏了！”滚滚走入水来。前船后船，尽皆都漏，看看沉下去。四下小船，如蚂蚁相似，望大船边来。高太尉新船，缘何得漏？却原来是张顺引领一班儿高手水军，都把锤凿在水底下凿透船底，四下里滚入水来。

高太尉扒去舵楼上，叫后船救应。只见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将起来，便跳上舵楼来，口里说道：“太尉，我救你性命！”高俅看时，却不认得。那人近前，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帻，一手提住腰间束带，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把高太尉扑同地丢下水里去。



堪嗟架海擎天手，翻作生擒败阵人。

有诗为证：

攻战歟船事已空，高俅人马竟无功。

堂堂奉命勤王将，却被生擒落水中。

只见傍边两只小船，飞来救应，拖起太尉上船去。那个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，水里拿人，浑如瓮中捉鳖，手到拈来。

前船丘岳见阵势大乱，急寻脱身之计。只见傍边水手丛中，走出一个水军来。丘岳不曾提防，被他赶上，只一刀，把丘岳砍下船去。那个便是梁山泊锦豹子杨林。徐京、梅展见杀了先锋丘岳，两个奔来杀杨林。水军丛中，连抢出四个小头领来：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，一个是病大虫薛永，一个是打虎将李忠，一个是操刀鬼曹正，一发从后面杀来。徐京见不是头，便跳下水去逃命。不想水底下已有人在彼，又吃拿了。薛永将梅展一枪搠着腿股，跌下舱里去。原来八个头领，来投充水军，尚兀自有三个在前船上：一个是青眼虎李云，一个是金钱豹子汤隆，一个是鬼脸儿杜兴。众节度使便有三头六臂，到此也施展不得。

梁山泊宋江、卢俊义，已自各分水陆进攻。宋江掌水路，卢俊义掌旱路。休说水路全胜，且说卢俊义引领诸将军马，从山前大路杀将出来，正与先锋周昂、王焕马头相迎。周昂见了，当先出马，高声大骂：“反贼认得俺么？”卢俊义大喝：“无名小将，死在目前，尚且不知！”便挺枪跃马，直奔周昂。周昂也轮动大斧，纵马来敌。两将就山前大路上交锋，斗不到二十余合，未见胜败。只听得后队马军发起喊来。原来梁山泊大队军马，都埋伏在山前两下大林丛中，一声喊起，四面杀将出来。东南关胜、秦明，西北林冲、呼延灼，众多英雄，四路齐到。项元镇、张开那里拦当得住。杀开条路，先逃性命走了。周昂、王焕不敢恋战，拖了枪斧，拨回马，也随从项元镇、张开夺路而走，逃入济州城中。扎住军马，打听消息。

再说宋江掌水路，捉了高太尉，急救戴宗传令，不许杀害军士。



中军大海鳅船上，闻参谋等，并歌儿舞女，一应部从，尽掳过船。鸣金收军，解投大寨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等，都在忠义堂上，见张顺水淅淅地解到高俅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堂扶住，便取过罗段新鲜衣服，与高太尉从新换了，扶上堂来，请在正面而坐。宋江纳头便拜，口称死罪。高俅慌忙答礼。宋江叫吴用、公孙胜扶住。拜罢，就请上坐。再叫燕青传令下去：“如若今后杀人者，定依军令处以重刑。”号令下去不多时，只见纷纷解上人来。童威、童猛解上徐京；李俊、张横解上王文德；杨雄、石秀解上杨温；三阮解上李从吉；郑天寿、薛永、李忠、曹正解上梅展；杨林解献丘岳首级；李云、汤隆、杜兴解献叶春、王瑾首级；解珍、解宝掳捉闻参谋并歌儿舞女，一应部从，解将到来。单单只走了四人：周昂、王焕、项元镇、张开。宋江都教换了衣服，从新整顿。尽皆请到忠义堂上，列坐相待。但是活捉军士，尽数放回济州。另教安排一只好船，安顿歌儿舞女，一应部从。令他自行看守。有诗为证：

奉命高俅欠取裁，被人活捉上山来。

不知忠义为何物，翻宴梁山啸聚台。

一只好船
舞女

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，大设筵宴。一面分投赏军，一面大吹大擂，会集大小头领，都来与高太尉相见。各施礼罢，宋江执盏擎杯，吴用、公孙胜执瓶捧案，卢俊义等侍立相待。宋江乃言道：“文面小吏，安敢反逆圣朝！奈缘积累罪犯，逼得如此。二次虽奉天恩，中间委曲奸弊，难以屡陈。万望太尉慈悯，救拔深陷之人，得瞻天日。刻骨铭心，誓图死报。”高俅见了众多好汉，一个个英雄勇烈，智勇威严，尽是锦衣绣袄，不似上阵之时，先有五分惧怯，便道：“宋公明，你等放心！高某回朝，必当重奏，请降宽恩大赦，前来招安，重赏加官，大小义士，尽食天禄，以为良臣。”宋江听了大喜，拜谢太尉。当日筵会，虽无炮凤烹龙，端的有肉山酒海。大小头领，轮番把盏，殷勤相劝。

高太尉大醉，酒后不觉失言，疏狂放荡，便道：“我自小学得一



身相扑，天下无对。”卢俊义却也醉了，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，便指着燕青道：“我这个小兄弟，也会相扑。三番上岱岳争跤，天下无对。”高俅便起身来，脱了衣裳，要与燕青厮扑。众头领见宋江敬他是个天朝太尉，没奈何处，只得随顺听他说；不想要勒燕青相扑，正要灭高俅的嘴，都起身来道：“好，好！且看相扑！”众人都哄下堂去。宋江亦醉，主张不定。两个脱了衣裳，就厅阶上，宋江叫把软褥铺下。两个在剪绒毯上，吐个门户。高俅抢将人来，燕青手到，把高俅扭摔得定，只一跤，掀翻在地褥上，做一块半晌挣不起。这一扑，唤做守命扑。宋江、卢俊义慌忙扶起高俅，再穿了衣服。都笑道：“太尉醉了，如何相扑得成功！切乞恕罪！”高俅惶恐无限，却再入席，饮至夜深，扶入后堂歇了。有诗为证：

禽兽争攘共喧哗，醉后高俅尽自夸。

堪笑将军不持重，被人跌得眼睛花。

次日，又排筵会与高太尉压惊。高俅遂要辞回，与宋江等作别。宋江道：“某等淹留大贵人在此，并无异心。若有瞞昧，天地诛戮。”高俅道：“若是义士肯放高某回京，便将全家于天子前保奏义士，定来招安，国家重用。若更翻变，无所不盖，地所不载，死于枪箭之下！”宋江听罢，叩首拜谢。高俅又道：“义士，恐不信高某之言，可留下众将为当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尉乃大贵人之言，焉肯失信，何必拘留众将。容日各备鞍马，俱送回营。”高太尉谢了：“既承如此相款，深感厚意。只此告回。”宋江等众苦留。当日再排大宴，序旧论新，筵席直至更深方散。

第三日，高太尉定要下山。宋江等相留不住，再设筵宴送行。高俅道：“义士可叫一个精细之人，跟随某去。我直引他面见天子，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，随即好降诏敕。”宋江一心只要招安，便与吴用计议，教圣手书生萧让跟随太尉前去。吴用便道：“再教铁叫子乐和作伴，两个同去。”高太尉道：“既然义士相托，便留闻参谋在此为信。”宋江大喜，至第四日，宋江与吴用带二十余骑，送高太尉



等并众节度使下山，过金沙滩二十里外饯别。拜辞了高太尉，自回山寨。正是：眼观旌节至，耳听好消息。

却说高太尉等一行人马，望济州回来，先有人报知。济州先锋周昂、王焕、项元镇、张开，太守张叔夜等，出城迎接。高太尉进城，略住了数日。传下号令，收拾军马，教众节度使各自领兵回程暂歇，听候调用。高太尉自带了周昂并大小牙将头目，领了三军，同萧让、乐和一行部从，离了济州，迤迤望东京进发。太守张叔夜自回济州，紧守城池。不因高太尉带领梁山泊两个人来，有分教：风流浪子，花阶柳陌遇君王；神圣公人，相府侯门寻俊杰。直教：龙凤宴中知猛勇，虎狼丛里显英雄。

毕竟高太尉回京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一回

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

话说梁山泊好汉，水战三败高俅，尽被擒捉上山。宋公明不肯杀害，尽数放还。高太尉许多人马回京，就带萧让、乐和前往京师，听候招安一事，却留下参谋闻焕章在梁山泊里。那高俅在梁山泊时，亲口说道：“我回到朝廷，亲引萧让等面见天子，便当力奏保举，火速差人前来招安。”因此上就叫乐和为伴，与萧让一同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梁山泊众头目商议，宋江道：“我看高俅此去，未知真实。”吴用笑道：“我观此人，生的蜂目蛇形，是个转面忘恩之人。他折了许多军马，废了朝廷许多钱粮，回到京师，必然推病不出，朦胧奏过天子，权将军士歇息，萧让、乐和软监在府里。若要等招安，空劳神力！”宋江道：“似此怎生奈何？招安犹可，又且陷了二人。”吴用道：“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，多将金宝前去京师，探听消息，就行钻刺关节，把衷情达知今上，令高太尉藏匿不得，此为上计。”燕青便起身说道：“旧年闹了东京，是小弟去李师师家人肩。不想这一场大闹，他家已自猜了八分。只有一件，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，官家那里疑他。他自必然奏说：‘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，故来惊吓。’已是遮过了。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人肩，枕头上关节最快。小弟可长可短，见机而作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此去，须担干系。”戴宗便道：“小弟帮他去走一遭。”神机军师朱武道：“兄长昔日打华州时，尝与宿太尉有恩。此人是个好心的人。若得本官于天子前早晚题奏，亦是顺事。”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，“遇宿重重喜”，莫非正应



着此人身上？便请闻参谋来堂上同坐。宋江道：“相公曾认得太尉宿元景么？”闻焕章道：“他是在下同窗朋友，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。此人极是仁慈宽厚，待人接物，一团和气。”宋江道：“实不瞒相公说，我等疑高太尉回京，必然不奏招安一节。宿太尉旧日在华州降香，曾与宋江有一面之识。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个关节，求他添力，早晚于天子处题奏，共成此事。”闻参谋答道：“将军既然如此，在下当修尺书奉去。”宋江大喜，随即教取纸笔来，一面焚起好香，取出玄女课，望空祈祷，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。随即置酒，与戴宗、燕青送行。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，书信随身藏了，仍带了开封府印信公文，两个扮作公人，辞了头领下山，渡过金沙滩，望东京进发。

戴宗托着雨伞，背着个包裹。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笼子，拽扎起皂衫，腰系着缠袋，脚下都是腿绷护膝，八搭麻鞋。于路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，不由顺路入城，却转过万寿门来。两个到得城门边，把门军当住。燕青放下笼子，打着乡谈说道：“你做什么当我？”军汉道：“殿帅府有钧旨，梁山泊诸色人等，恐有夹带入城，因此着仰各门，但有外乡客人出入，好生盘诘。”燕青笑道：“你便是了事的公人，将着自家人只管盘问。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，这门下不知出入了几万遭，你颠倒只管盘问，梁山泊人，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。”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，劈面丢将去道：“你看，这是开封府公文不是？”那监门官听得，喝道：“既是开封府公文，只管问他怎地？放他入去！”燕青一把抓了公文，揣在怀里，挑起笼子便走，戴宗也冷笑了一声，两个径奔开封府前来，寻个客店安歇了。

次日，燕青换领布衫穿了，将搭膊系了腰，换顶头巾，歪戴着，只妆做小闲模样。笼内取了一帕子金珠，吩咐戴宗道：“哥哥，小弟今日去李师师家干事，倘有此撇撒，哥哥自快回去。”吩咐戴宗了当，一直取路，径奔李师师家来。到的门前看时，依旧曲槛雕栏，绿